

七六年)，年平均成長率將可能由一〇%修正為八·五%；商品輸出原定二八億美元，增加到三五億。此外如改善國際收支、擴大投資財源、平衡各產業部門發展等等，正由專家商討研究中。

因為經濟發展的成敗，是韓國能否由「後進國」進入「中進國」的關鍵，因此亦成了今後最重要課題。

此外，政局的安定，亦是韓國「民族中興」的必要條件。在七十年代的初期，一九七一年的總統與國會議員的大選，關係極為重要。從目前民主共和黨與朴正熙總統聲望言，執政黨獲勝，似可預卜。但問題在一九七五年的總統大選。目前來作判斷，似為時過早，屆時要看共和黨政府政績及共和黨內部團結與否來衡量。

南北統一問題，亦是七十年代重要課題，朴正熙政府對此，已早有準備，一九六六年在國會內設立「國土統一研究特別委員會」，從事研究；去（一九六九）年三月，又正式在內閣下成立「國土統一院」，成為實際策劃執行機構，積極推進。照韓國預定目標，到一九八一年「第四次五年計劃」完成之時，亦即韓國和平統一之日。

註(一)：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聯合國舉行第二次大會時，綜合委員

從學生暴亂看菲共的陰謀策略

羅石圃

正當馬可仕總統揭露馬尼拉學生暴亂，乃由于菲共在幕後指揮——利用學生作為顛覆工具，企圖殺害總統、副總統及參眾兩院議長，呼籲全菲上下一致防止共黨陰謀活動時；而參議院過半數議員，反而主張廢止「反顛覆法案」，眾院議員附和的亦頗不乏人。（註一）反顛覆法案的存廢，對菲律賓防止共黨顛覆活動的關係如何？何以正當菲共指揮學生展開如火如荼的暴亂時，執政黨擁有絕大多數議員的參議院，竟主張廢止此項法案？要解答這些問題，必須先瞭解菲共的陰謀策略。

一 馬可仕面對的難題

去年十一月，菲律賓大選，馬可仕當選連任總統，開菲律賓獨立以來連任總統之先河。瞭解菲律賓實情的人，都為他憂喜交併。來日大難，他所面

會通過將朝鮮問題列入大會議程。十一月十四日經聯大多數決議，通過「朝鮮獨立方案」，規定由中國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亞、薩爾瓦多、法國、印度、菲律賓、敘利亞、烏克蘭等九國為委員，成立「聯合國朝鮮臨時委員會」，負責監督全韓選舉。

註(二)：軍事政府為使自五、一六政變後所發表的命令、佈告、文件等具體化與合法化，而同時又不廢止憲法效力，同年六月六日頒佈「復興非常措置法」，以補救上項缺失。該法公佈之後，「國家復興與最高會議」，便正式成為合法之最高統治機構。

註(三)：參閱「問題與研究」六卷九期拙作「韓國總統選舉後政局展望」一文。

註(四)：北韓「朝鮮勞動黨」全黨大會，規定每四年召開一次，該黨自一九六一年九月召開第四次黨大會後，即未繼續召開。惟根據黨章第四十一條規定，如遇緊急問題需要討論而不能或不及召開臨時黨大會時，由中央委員會決定，召集中央委員、候補委員及補選代表舉行「黨代表會議」。該項會議，北韓曾於一九五八年三月召開第一次會議，一九六六年十月召開第二次會議。

對的難題，馬尼拉時報在大選前夕曾經明白指出：

(一) 貧富不均，擁有財富的，佔全國國民百分之五，在貧窮線以下掙扎的，佔百分之七六。

(二) 人口增加率為百分之三點五——居全世界國家第一位，現時全國人

口，竟有百分之四五點七在十四歲以下。

(三)經濟不景，出口不振。美軍在非基地的消費數字日減，政府連年入不敷出——一九六八年的不敷額，為過去五年來平均數的一倍。外匯儲備大減，菲幣與美元兌換率由二比一降為五點一比一。

(四)蔗園產量激減，工人遭受剝削，但支高新的公衆關係人員，則將蔗園渲染為一切順遂。

(五)治安極糟。全非五十四省中，僅戈達巴杜一省，即有各種武器一萬三千七百四十八枝流散民間；而南伊洛戈一省，在過去三年內，便有八百四十九人死于槍下。

(六)共黨力量日增，其武裝已強化為「新人民軍」。

(七)執政與在野黨均無外交政策，一切依賴美國，亦非依賴美國不可。

(八)民間越來越以示威暴動的手段迫政府讓步，連麻瘋病患，亦知追隨學生在街頭示威。(註二)

綜觀菲律賓當前的難題，祇有美國有力量亦有義務協助解決。像二次大戰勝利的初期，菲律賓也是充滿了貧窮與罪惡，羅克薩斯總統在就職演說中，曾經指出：「在我們的國家裏，餓殍遍野，因通貨的惡性膨脹，物價與工資均直線上升，黑市帶來了各種惡魔，使商業圈子裏，根本無視于法律與道德。」(註三)但經美國先後給予二十二億五千萬美元為菲律賓從事復興工作，卒渡過了此一難關，而有麥格塞塞執政時代的小康局面。今天菲律賓雖已脫離美國而獨立二十餘年，但東南亞其他國家如越南寮國等，在經濟與防衛上遭遇困難，均無不得到美國的大力援助；對此由殖民地而變為關係最密切的盟邦，其援助更屬義不容辭。可是近年來非人所掀起的一片反美聲浪，已造成華盛頓有愛莫能助的情勢。

二 民族主義與菲共的淵源

示威遊行，在馬尼拉及全非各城市都是司空見慣，但無論示威的主題為何？大都要加上反美的口號。尼克森總統、安格紐副總統訪菲，固然是擴大反美遊行示威的最佳主題；迫使治安人員手忙腳亂，唯恐暴亂者危害國寶。美國駐菲基地的士兵與非人發生糾紛，更不斷引起反美示威，且由馬尼拉逼

從學生暴亂看菲共的陰謀策略

及全非各地。他如菲馬沙巴的爭執，也以美國不應採中立態度，居然也有輿衆向美國駐菲大使館示威，扯碎美國國旗；而此次為要求政府改革的示威，也要標榜反「封建」，反「法西斯」，反「美帝」，並搗毀馬尼拉美駐菲大使館。

菲律賓治安人員所謂的好門份子，他們把今日國內一切的不良情形與罪惡都歸咎于美國所造成。官僚地主，認為是受美國所扶持；奸商與惡勢力，指為與美方有勾結；外貿不振，歸咎于美非貿易協定；社會不安，認為是受駐菲基地美軍的影響。至于美國工商業家在菲的投資，更被指摘為吸血虫，以致造成菲律賓當前的窮困。在他們的論調中，美國對菲，一無是處，甚至認為美國當年在菲所建的無遠弗屆的公路網，也是美商為了增加汽車銷路；美國給予菲律賓獨立，也是開發經營拉丁美洲農工礦業的資本家，為了避免美國產品在美侵奪其市場。(註四)基于這種論點，所以任何示威都可以攬上反美。

這些反美人士，同時也力主排外，英國人、西班牙人、華僑，也都在他們排拒之列。因而菲律賓人稱他們為民族主義的愛國份子。但在他們高呼「反美」排外口號時，却力主與共產集團國家建立貿易關係，且已向馬可仕總統正式提出此項要求，好像這就是當前菲律賓致富圖強的唯一途徑。至于這些共產國家勢力伸入以後的結果如何？是否屬於外力？他們既不討論；更以大聲疾呼的口號，壓倒別人提出反問的呼聲。誰都瞭解這些標榜民族主義的集團是左傾勢力，但與菲共的關係如何？則很少有人敢於揭穿其底細。因為這會招來「受美國情報局收買」的罪名，可能得到暴力的報復，所以明眼人祇有彼此心照不宣。

誠然，菲律賓的民族主義，早就萌芽于反對西班牙統治的鬥爭中，而滋長于向美國爭取獨立時期；表現的最高潮，為抵抗日本軍閥的侵略。可是這一期間，已經被共黨份子所滲透——且掌握了一部份抗日武裝。菲共在當時的代替名稱為「虎克黨」(Hukbalahapos)，及其外圍——「全非農民聯合戰線」(National Peasants)，其抗日游擊隊，當時都隸屬於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聯合戰線」。(註五)在日軍佔領菲律賓的三年期間，虎克黨繼續在中呂宋五省地區和日軍週旋，自日軍手中奪得大批槍枝彈藥。他們沒收對日軍屈服者的財產，並勒令地主對佃農減租，且組織地方自治政府，取消地主在

莊園中的權力。由於這些地主大都是華僑或其他外僑，因而使虎克黨被農民們承認為民族主義者，或土地改革派，受到農村中廣大貧苦農民的歡迎。(註六)這已顯示出今日菲律賓民族主義集團和非共雙方的淵源。

三 在和平策略下所造成的高潮

一九四五年二月，美軍光復菲律賓以後，在政治上發生兩大難題：一為與日本合作者的「非奸」懲治問題；二為擁有抗日武裝力量的虎克黨的處置問題。虎克黨一方面藉其武裝騷擾鄉村，挑撥人民反抗政府——並解釋為反抗「法西斯恐怖主義」，及反抗「政府走狗」的憲警；另一方面，則利用人民痛恨日本軍閥殘酷統治的心理，竭力鼓動大家要求懲治與日本合作的非人。美國政府雖然表示接受此項要求；可是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元帥並不同意，認為要保持菲律賓的安定，不能在政治上排除有為的人物。(註七)

當時非政府對「非奸」懲治問題的意見如何？總統奧斯敏納及參議院院長羅哈斯等，均認為聯美聯日不過在手段上有所不同，而求取菲律賓獨立富強的目標則一，所以在一九四六年羅哈斯繼任總統時期，遂對與日本合作的勞來爾等宣佈大赦。(註八)虎克黨人更增加了他們鼓勵反抗政府的藉口，並以其武裝到處騷擾，使戰後秩序尚未恢復的社會益加不安；同時以民族主義者的姿態滲入各團體，煽動羣衆與政府對抗，政府乃宣佈虎克黨為非法。

虎克黨雖一再聲明：「如果政府停止對他們的迫害，他們願意成爲一個和平忠實的反對黨」。可是羅哈斯總統確定他們是要以武力奪權，並非爭取改革。因爲各種改革方案，如「新租佃法」，「反盤剝重利方案」，「政府援助農民方案」等，均已通過立法程序付諸實施。他指出：「如果虎克黨確實忠于國家，便應該向法院自首，接受公平的審判，若仍執迷不悟，政府便祇有視他們爲公敵」。(註九)

當然，虎克黨是不會投降的，其首領泰魯克(Luis Taruc)已自行承認是共產黨，並願爲共產主義而奮鬥犧牲。(註十)因此，他遵循各國共黨慣于使用的策略——當武裝鬥爭遇到強力壓迫時，便以「和平」口號爲掩體。但羅哈斯總統已洞悉其陰謀詭計，在政府軍警追蹤圍剿的情況下，便祇有飄忽無定而變成流氓。但到季里諾任總統，虎克黨的和平詭計居然得售，經過與政

府談判的結果，虎克黨獲得大赦，並可選出代表參加國會；虎克黨則應允繳出全部武器。但到泰魯克等到達馬尼拉後，在約定繳械的五十天內，祇有一百名黨徒向政府登記，繳交步槍五十枝；其餘虎克黨徒並乘機重建武裝基地，以與泰魯克等在菲京所開闢的統戰戰場互相呼應。(註十一)

一九五〇年，虎克黨的叛亂日益猖獗，將「民抗軍」正名爲「菲律賓人民解放軍」，劃全國爲九個軍區，積極招兵買馬，叛亂迅即擴大。自一九五一年九月開始，邦邦牙，新怡西夏，伊沙拜拉，套松，武大干勞等省，都遭受非共武裝攻擊，且曾一度攻入馬尼拉與軍警發生巷戰，黨政領袖被綁架的六十餘人，奎松省長亦在其中。政治暗殺同時並起，黨政首要被暗殺的計有十餘人。據非共的宣傳，這一年它曾佔據全呂宋島三分之一。季里諾總統始知上了非共和平的圈套，祇得採取國防部長麥格塞塞的堅決剿共政策。

四 菲共與中共的密切關係

有「非共冠星」之稱的麥格塞塞，是由入山組織游擊隊以抗日起家的，當他出任國防部長後，即以當年抗日游擊戰的經驗對付非共的游擊隊，除跟蹤追擊、包圍基地而外，並將共黨根據地的居民舉族遷移于民答那島，使其完全失去了民衆的支持，所以混亂恐怖的局勢，已漸漸恢復安定，而麥氏的聲望也因此日隆。至一九五三年，他宣佈競選總統的消息傳出後，全菲各地紛紛表示支持外，而相繼成立擁護他競選的會社，在一月之間，竟出現了一千以上。可見非人反共望治之心是如何懇切。(註十二)

麥氏當選總統後，當即宣佈：在他治理下的菲律賓，將堅決奉行一種集體安全，抵抗全球共產黨侵略，堅決剷除國內共產主義的政策。據民主黨主席羅慕洛氏于大選後稱：麥格塞塞的計劃是徹底改革政府——首先集中力量消除貪污和賄賂，然後實行土地改革；所以在他就任總統後，更可以使政治和軍事密切配合，標本兼治的清除共黨。據一九五七年三月四日非陸軍參謀長阿里拉諾中將指出：「非共叛軍自一九四九年顛峯狀態的十萬之衆，現已降至殘餘六百人，外加約兩萬人的消極附和份子——即所謂民族主義者。這都是麥氏的反共偉績，祇可惜這位偉人，不幸于一九五七年三月遇難，非共乃得以死灰復燃。」

共黨在非初期的發展策略如何？它最初是利用民族主義，號召抗日，接着又以向美國爭取獨立為口號，到非律賓戰後已由美國殖民地而取得完全獨立的地位時，又以「反飢餓」、「反貪污」、「反法西斯政府」為號召，也就是以中共叛亂時期的策略為藍本，並完全受北平的控制。據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廿七日，非政府所獲得的非共文件中，發現非共組織內有受北平直接控制的「非律賓華僑委員會」、「非律賓中國共產黨」、及「非律賓共產黨中國政治局」等。

又據所逮捕的共黨份子供稱：非共乃受「非律賓中共政治局」所操縱。

此次被捕獲的共黨份子中，有中共局總書記張山，組織部主席楊禮超，財政部主席林克。非律賓軍方根據當時所得的資料研判，確認非共可分為兩大部份：一為非人部份，其主要活動在軍事；一為情報宣傳及華人部份，其任務在以金錢、武器與供應品供給土共。因此，中共局設有祕書、財政、交通、組織、教育等五處，並無軍事處。由此，我們不難想見非共的叛亂策略都是由來有自，其利誘威脅貧苦民衆，以及「滲透」、「潛伏」等種種策略，無不自共匪抄襲而來。

五 非共策略的改變

非共襲脅貧民參軍的策略，在麥格塞塞就任總統時，應合衆社約請所撰的「我從國防部長到當選總統」一文中，曾明白指出：「受非共欺騙的老百姓，都是些饑餓、貧窮、無地可耕的農民。非共虎克軍就利用他們這些弱點，以欺騙的宣傳，答應給予他們土地、糧食、工作，並描繪出『革命』勝利以後，他們將享受到如何富裕安樂的生活。於是這些農民加入了山區虎克軍的武裝鬥爭。他們的情感，乃為此種幻想所激發，虎克軍也因此蔓延」。

到一九五六年，非共經過麥氏剿撫互用，尤其是建造了許多新村，並撥給土地及農具與貸款，專給非共武裝投降份子從事開墾，使非共應允給予他們的空頭支票，祇要放下武器投降，政府便可立即兌現，以致非共的所謂「解放軍」，像潮水一般地從山區奔向自由，迫使非共不得不將它以武裝奪權為主的策略改弦更張。一九五六年三月廿一日，非律賓國防部軍事情報處，正式發表有關共黨在非活動策略的調查報告書，分門別類的揭發其陰謀：

(甲)軍事方面：企圖(1)在軍中成立共黨小組；(2)指示軍人黨員偽裝向政府投降；(3)宣揚軍部腐敗情形，以破壞軍隊聲譽；(4)抓緊美國在非

設立基地的事實，加以無情的抨擊；(5)反對派遣軍隊出國，以破壞「東南亞組織」。

(乙)政治方面：企圖(1)成立助選機構；(2)收買候選人；(3)使親共候選人得以獲選，以便滲透議會。

(丙)經濟方面：企圖(1)滲入工會與商業機構；(2)設法破壞國家經濟；(3)抨擊政府之經濟設施。

(丁)社會及文化方面：企圖(1)滲入宗教及民間團體、學校；(2)廣泛組織讀書會、研究會，以便乘機向會員傳播共產主義；(3)挑撥離間製造各團體間之派系，藉以引起民心不安與不滿。(註十三)

同時非律賓國防部首長在衆院作證時指出，非共上列陰謀策略，早已見諸事實。如共黨份子曾滲入政府各階層，並將所得情報轉告其首腦；在軍中成立士兵委員會，以為發動叛亂的準備；共黨幹部加入民衆團體，祕密吸收訓練爪牙等，均列舉事實為證。這是非共在麥格塞塞總統任內的低潮時代的情況，至麥氏遇難後，它一方面重整武裝，同時更積極執行上列政戰策略。如果我們把近年來非律賓民族主義集團的左傾，以及軍政、經濟、社會各方面的不良情況與非共的陰謀對照，更可瞭然于它在政治戰場上的成功。

六 和平滲透策略的成就

非共從五十年代末期的低潮再扭轉到現階段的高潮，在路線上，是將武裝奪取改變為笑臉攻勢。它首先在農村中以廣大農民的保護者自居，如為農民追回被偷去的牛，威脅蔗園主人不得削減僱農工資，對農民遭受車禍，它出面使駕駛人賠償，因而使農民認為虎克黨是勤強扶弱的申張正義者。由于它在六十年代，並不宜傳馬列主義或毛澤東思想，且仍掛起虎克黨的舊招牌。(註十四)

它將組織伸入廣大的農民羣衆之中，乃進一步操縱選舉，並以暗殺暴亂威脅地方官吏及議員。與它合作的地方首長，既可在競選時操勝利的左券；又可以在當選後平安無事。它一面勾結土匪擾亂治安；一面應允地方官吏担任維持治安的責任而收取保護費，但同時以其在美軍基地附近市鎮所設的舞場、酒吧、及賭場盈利，與省市長及議員朋分，所以省市長公開承認：他們不僅仰賴虎克黨在政治上的支持，還須靠它幫助恢復法律與秩序。這些政客

們深知虎克黨強大而有組織，既可幫助他，也可傷害他。譬如潘卡龍省省長尼波穆西諾（Francisco, Nepomuceno），便是虎克黨的忠實盟友之一。他說：

「虎克黨追求的目標是社會正義，有時候，它以人民的利益爲着眼點。他們並非真正的共黨份子，而是社會改革者，如果某人貪污腐化，虎克黨就反對他；倘若他發揚正義，必然受到歡迎。」（註十五）

由這一段話，可以看出當前菲律賓的知識份子對非共的認識的模糊不清，因此，由它滲透到學校、學生團體中的份子，無論是發動反貪污腐化，以及排外反美等種種風潮，縱使情報單位揭露出虎克黨在幕後策動的祕密；受利用的羣衆仍然以民族主義者自居。誰能瞭解這些貪污腐化的官吏，和違犯軍紀的官兵，可能就是非共的潛伏份子，而反美排外風潮的後果，更促使菲律賓走上貧困與社會不安的道路。

就前年全菲鬧得天翻地覆的沙巴爭執來說：在非、馬外交關係凍結期間，一向爲走私淵藪的蘇祿羣島附近海域，由於緝私人員失去了沙巴方面的合作，私梟更毫無顧忌地橫行，除源源湧入的私貨所造成的稅收損失無法統計而外；如由香港印製的偽披索（非幣）運入非境，每月不下五百萬的非資金走私香港，以及大批武器由越南戰場流入非境，無一不是經此一海域因沙巴爭執而開出的漏洞。今日菲律賓通貨惡性膨脹，金融紊亂，固然是由於外貿不振等因素所造成，而非共在其「破壞經濟」的政策下，無所不用其極，更促使經濟加速惡化，以致它對政府的攻擊口號，得到同情響應的羣衆更多。

他如反對美軍在非基地，迫使美軍駐非人數減少，其後果使美軍在非消耗的美元激減，國庫減低了外匯收入；同時使美軍裁減非籍僱員二萬人，引起了八萬僱員的大罷工。（註十六）如果政府一旦完全實現非共外圍團體的要求——將美軍基地全部收回，將直接使此八萬受僱于美軍基地的非人全部失業，間接使經營爲美軍服務業的員工均變成遊民；既加重了政府對安置遊民的壓力，也增加了它裏脅羣衆壓迫政府的資本。這些策略的實施，都選擇在大選之前，政府爲了爭取選民，便不得不聽任它的牽引而迅速左轉。

七 學生暴亂的目標在使現政府成

爲其傀儡

馬可仕連任總統，在競選期間，一般都認爲他是追隨民族主義者，但他在就職後，顯然有利用民族主義者作爲對美交涉後盾的趨向。因此非共乃于策動以學運爲中心的羣衆暴亂時，並指使議員爲政府開闢安撫非共的途徑——廢除「反顛覆法案」，使共黨由違法而成爲合法黨派。同意此項主張的國會議員，當然並非全屬非共所支持而當選的，其中有的是受威脅而不得不表贊同，也有人是由於對它認識不清而隨聲附和。

當前非共所製造的暴亂目標，並非具有推翻馬可仕政府立即奪取政權的企圖。它已開出了七項條件：（1）對非共無條件大赦；（2）廢止「反顛覆法案」；（3）迅速實施土改法；（4）釋放政治犯；（5）法院迅速解決工人農民懸案；（6）解散地方防衛團；（7）虎克黨人繼續保有軍火武器。由此，我們可以瞭然於參議員過半數主張廢除「反顛覆法案」，（註十七）便是促使政府接受非共的七項條件；以學生爲中心的羣衆暴亂，也在壓迫政府無法拒絕非共的要求。

假如馬可仕政府讓非共——虎克黨成爲合法政黨以後，由它所支持選出的國會議員，固然會脫黨而加入該黨，其他受威脅或同情它的，亦將步伍其後。再從而要求補選，再加上威脅利誘的爭取，使議席超過執政黨，即可由控制國會而使馬可仕政府成爲它的傀儡。何況地方防衛團解散後，它的黨徒仍保有軍火武器，隨時可以武裝政變方式奪取政權。這是非共的如意算盤。不過馬可仕總統已顯示早有成算在胸，當不會讓非共的企圖實現。

註：（一）見泛亞社本年二月八日馬尼拉電

註：（二）見去年十一月三日馬尼拉時報專論

註：（三）（五）（九）（十）（十一）（十二）（十三）見朱鶴賓著東南亞新興國家

註：（四）請參閱本刊九卷三期拙著「菲律賓大選後的外交動向」

註：（六）（七）（八）見程浩著「東南亞列國誌」

註：（八）見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In East Asia By

William Macmahon Bell 第八章

註：（十四）（十五）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卅日至六九年一月二日華盛頓明

星報連載 Donald Kirk 所撰「虎克黨爲患菲律賓」的報導

註：（十六）見去年十一月十九日合衆社馬尼拉電

註：（十七）見一月廿七日泛亞社馬尼拉電